

金馬女僕

續下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過，打開酒罈，看裏面還有大半下酒，酒香撲鼻，便抱起酒罈，咕嚕咕嚕的飲了一氣，覺得這酒甘冽異常。怪恐師父蛇叟知曉，不敢多吃。這時飯菜均已罄盡，王鐵肩和薛三兒把飯菜一齊搬到後廚殿裏，彼此飽餐了一頓。爺兒幾個同劉姑娘偃走出這盤谷祠，其中却把那薛三喜的手舞足蹈，擡了那四五匹騎馬，滿載着包裹什物。蛇叟等均已走出祠外，便命王鐵肩去引火把這座祠燃着。

薛三忙道：「你老人家千萬不要火燒了這盤谷祠，這兒道士都還在坐着。」現在進山關他們下院中，小人知會他們自然還要轉來的。蛇叟聽了，想這座祠宇規模宏大，真若焚燬，却未免有些可惜。便忙向薛三道：「這惡徒們屍身倒容易發落，祠後有的深澗大壑，俟道士們返來時，他們自會把屍身扔到山澗下去。」蛇叟聽薛三這麼說着，却也不去管他，一行人等便返返回道。四姑見薛三一個劉姑娘一個平常柔弱女子。而且腿下一雙窄小蓮鉤，恐她慣行走這山路，便叫薛三餘出一騎馬給劉姑娘乘坐。沒幾時來到薛三離門前，看那薛老驢子倚門兒站在那裏，看兒子擡了好幾騎肥壯大馬，同蛇叟等人一起飽餐返來，一張佈滿皺紋的臉，笑的嘴都合不上攔來，忙向蛇叟等含笑問道：「你老人家快同這幾位女俠士請房裏歇息一時吧。我初見你老人家 and 這三位女俠士等人時，

就看出不是平凡的人。」說着，向駝叟爺兒幾個深深的福了下去，駝叟等人不便和她囉唆，便叫薛三趕快把那幾騎滿載包裹什物的馬牽進院內，叫他招呼着劉姑娘乘的那騎馬，給送到店中。薛三忙向駝叟道：「這兒四五騎馬匹足夠你老人家等人分乘的了，你老人家到舍間稍坐一時，俟小人把馬上包裹什物卸了。」駝叟忙道：「我們都不慣乘馬的，你快些把這幾騎馬匹牽進院內去。」薛三尚未答言，薛老婆子笑瞇瞇的望了駝叟等人，嘴裏乾叭噠了兩下，忙進前從兒子薛三手中把那幾騎馬匹繮繩接過，口中呼喝着，牽進籬門裏面去了。薛三看她把那幾騎滿載什物包裹的馬匹，牽進籬門去，忙轉身軀招呼着劉姑娘乘的這騎，離了他家這籬門前。同了駝叟爺兒幾個奔往連山關行去，一時到了關店中，薛三又向駝叟等人稱謝了一陣，歡天喜地的牽了劉姑娘乘來的那騎馬自去。駝叟等人到在店中，看天色尚早，稍歇息了一會，便在這店裏又僱了一乘小轎，給劉姑娘乘坐，連玉娥姊妹三個原乘來那小轎，合起來共是四乘小轎。他們一行人等把劉姑娘送了回去。那劉七自女兒被惡徒擄去，雖說是報了官府，却連一些信息都無，急的他一兩天一些飯米未曾入口。偌大年紀，女兒再有兩天不回來，恐怕就要急煞。今忽看女兒安然回來，不啻天上落下一粒明珠。向女兒一問緣由，劉七慌忙朝了駝叟爺兒幾個跪下去。

口中連連說道：「我女兒若非恩人搭救，我父女兩個恐都要歸於盡的了。」一面說一面叩下頭去。」駝叟忙把他扶起。當日駝叟爺兒幾個即被劉七父女留宿在他店中。劉七父女自然是誠意懇摯殷勤相待。駝叟等原擬停留一宵，次晨赶路回返黃堡。次日晨起，玉娥姊妹三個梳洗已畢，便要去到駝叟王鐵肩宿的那間房去，好叫王鐵肩去知會與夫們起行上路。就看劉姑娘忙道：「恩人們乘來的小轎在昨晚間即被我爹爹都打發走了，恩人們不嫌我們這店裏簡陋，請在此多盤聚幾日。我爹爹惟恐怕恩人們不肯在此久停的，所以昨晚不曾和恩人們說知，即私作主張，把那幾乘小轎打發去了。」玉娥四姑一聽，忙去說知駝叟，駝叟聽罷，不便拂他父女這一片誠意，心想在他們這兒多停留幾日，却也無關係要。

這時劉姑娘也隨了玉娥姊妹三個來在駝叟房內，忙又開口向駝叟等道：「我爹爹在天將一明便出門去了，回來時倘有事要懇求恩人們的。臨去時曾囑我好好招呼恩人們。」三姑聽她說到這裏，忙問何事值得相求，劉姑娘含笑答道：「遲一時我爹爹返來時，恩人們自然知曉。」駝叟等人不便再問，直到吃罷午飯，方見劉七同了一個和他年歲不相上下的老漢子，走了進來，見了駝叟等人，劉七和那老漢子，雙雙跪在地平。劉七

手指了他一傍的那年老漢子說道：「這是我女兒她的舅舅叫陸道才，這二三年來被他們那方近一個有名的惡霸，欺壓的一些活路沒有，還要懇求恩人們搭救。」陸叟忙的叫他兩站起說話。那劉七和陸道才站起，說出一片言語來，尚未會說罷，却把個玉娥姊妹們氣的蛾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嘴裏不住連喊清平世界，却有這等事，真沒王法了。

第九章 抱不平 駝叟鬥牛

原來劉七姑娘這母舅陸道才，居住在這北村，名喚作小柳場，這柳場係座在山坳中間，村前是一道蜿蜒的山水，橫馳山中，圍村四外遍植叢柳，每當春夏之交，綠蔭蔭垂絲萬條，籠罩全村，地勢却也很是清幽。這小柳場也算是一個大村落，這陸道才在這小柳場已居住好幾世，世代都是務農，擁有一兩頃山田菓樹，在這小柳場也算是個中等殷實之戶。陸道才老夫婦兩也和劉七一樣，膝下也是祇有一女兒，他這女兒乳名叫大紅，別看大紅生於山戶人家，姿首秀麗，艷絕塵世，從不肯出門外一步。一年二月間，他們這鄰村伍家莊演唱酬神戲，一個山裏的僻村，終年價當然沒有什麼熱鬧場所，忽這伍家莊演酬神大戲，傳喊了出去，這方左近山坳村戶的年輕婦女，少不得是日都是濃裝艷抹

的前往觀劇。陸老的女兒大紅，當然也不能例外，是日修飾了一番也隨鄰姐兒去了。不想來到戲棚前被侯家莊一個久負威名的惡霸牛大有看見。這牛大有是個武舉，年紀不過三十八九歲模樣，膀大腰圓，面皮黑黝，所以都管他叫黑莽牛。這黑莽牛平素結交官府，自恃大小也是個武舉，便欺男霸女的無惡不爲，自以爲人家奈何他不得，因此外人又給他起了個外號，把他喚作牛頭精。這黑莽牛無意中在戲棚下看見了大紅，見大紅頭兒腳兒無一處不楚楚動人，便問他的爪牙黨羽探明了大紅的姓名，都未等到三天酬神戲演罷，便央人到小柳場陸家來提親，黑莽牛的惡名早播遍方近，陸道才是個清白人家，怎肯同他結親，況且又知他家中尚有妻妾四五個，那肯眼睜睜把自家女兒去許給他作姬妾，立時把派來的人罵了出去。牛頭精見陸道才不允，不由大怒，怎肯甘心。沒過兩三日，便又派人把彩禮硬生生給送來，並說不幾日便來迎娶。陸道才聽了險些氣昏，有心到城中縣衙去控告，怎奈他和那縣太爺很是結好，當然是難以生效。有心破了性命尋他廝拚，一想他爪牙甚多，而且又是個武舉出身，怎是他的敵手，反倒白送了性命。望了他送來那彩禮，弄的一籌莫展，便和老伴同女子，爺兒三個抱頭痛哭起來。大紅也性格兒很是剛烈，在這當日晚間，趁人睡熟時，便悄悄投環自盡了。第二天陸道才夫婦發見了，

哭了個死去活來，不住的咬牙暗罵牛頭精強來討娶女兒，才逼的女兒尋了短見。那牛頭精聞知大紅投環信息，冷笑了笑，帶了一些爪牙到在陸家，一口咬定說萬餘兩彩金，你快退還出來，其實他先硬生生送來那彩禮，不過是些簪環頭面，那有一些銀兩。陸道才見他反倒尋上門來訛詐，當時氣了個發昏。因懼於勢，却又不敢開罪他，忙指着他那彩禮說，這不是好端端放在這兒了嗎，萬餘兩彩金，卻不會看見。

牛大有面色一放，冷笑了兩聲道：「我明明送來萬餘兩彩金，怎的說不見，快些給我退還出來，萬事皆休！」陸道才聽他說罷，氣的那裏還說得出話來。從此牛頭精作怪，把陸家這一兩頃山田菓樹藉了索還彩金爲名，便硬霸佔了過來。陸氏夫婦連氣代急，和傷懷愛女，幾下夾攻，便雙雙病倒床上。不料想陸道才的老伴由此竟自一病不起，陸道才却也險一忽兒不會把命喪掉。大病好幾月，方才告痊，已弄的家敗人亡。陸道才眼巴巴見自己妻女皆亡，山田菓樹又被他霸佔了去，一些也奈何他不得，一晌便隱忍在肚內，一策皆無。所以劉七一見駝叟等人把自己從匪窟救出，又聽女兒說匪徒都被駝叟等人殺却，看駝叟等人都是俠腸義胆，便想起他妻弟陸道才這樁冤屈事來，故此在天一破曉，便跑到小柳場，把陸道才尋來，跪在那裏求駝叟爺君幾個搭救。玉娥四姑等聽說

明原尾，氣的忍不住的連連說道：「世上居然有這樣萬惡的惡霸，真真沒有王法了。」四姑等人便要各取兵刃，立時去尋那惡霸，駝叟忙攔道：「我們且不可鹵莽從事。照他們話口聽出，這牛大有，也是個硬手，萬不可輕視。我們若這樣公然前去，却有許多不便。莫如我和王鐵肩裝作行路模樣，暗藏了器刃，先到他那牛家莊探望一遭，再見機行事。劉七在傍忙插口說道：「恩人所說甚是，聽說那惡霸本領却也不弱，並且他那家中還養着幾十名莊丁呢，恩人們還是加以仔細爲對的。駝叟便問明了去牛家莊的路徑，帶了王鐵肩師弟兩個暗藏器刃，走出劉七店中，循路朝牛家莊行去。在駝叟師弟兩人將要走的當兒，滿面現出萬分感激神色，又向了駝叟跪拜了下去。駝叟留下玉娥姊妹三個在此等候，便同王鐵肩走出劉七店中。那劉七郎舅兩人忙站起直送出店外。陸道才不住的連連向駝叟師弟兩個說：「恩人們到在那牛家莊，却要加以十二分仔細，那惡霸可毒辣的很。」陸道才說罷這話，駝叟王鐵肩已走去好遠。一轉首看，恰有一個獐頭鼠目的漢子，打從這店外走過，陸道才看了，立時嚇的面色如土，忙一縮身和劉七退回店內。走過來的這獐頭鼠目漢子，正是那牛大有的爪牙，叫猴頭毛四。方才陸道才說的那幾句話，被毛四聽了個畢真。猴頭毛四急忙一溜煙，跑回牛家莊報告去了。

駝叟王鐵肩循了陸道才所說的路徑朝前行了去，一路間陰影交加，濃林青茂，加之
 所行都是山徑，兩崖對峙，中蝕一縷小道，人行其間，走至濃陰之處，但覺白晝似宵，驕
 陽疑月。走至豁敞處，不斷的見山澗之水，四面奔流，望去猶如草中蛇，四下飛馳。走
 了約有二三里路之遙，轉過一座山峯，眼前却又現出一座高峯來。駝叟師徒兩個仰了首
 看眼前這高峯，左右還有兩座稍低的山峯相連，形勢就如川字形筆架也似，自忖劉七陸道
 才所說的路徑，過了這座筆架山，便是牛家莊了。駝叟一邊想一邊走，轉進這座筆架山
 內，山中怪石林立，半壁飛泉灑巾袂，時當新暑，凜然如秋。一時送出這山，覺眼前一
 亮，現出座大山村來。這村外引出澗的水，圍了一道村濠。這山村便是那牛家莊了。遙
 望這牛家村房宇櫛比，烏壓壓足有一二百戶人家。渡過村濠上一面板橋，來到村內，望
 村中間一所房宇，起造的十分氣派，周圍用山石堆砌的虎皮院牆，門外左右列着兩塊上
 馬石，兩扇大門開敞着，簷門洞裏懸掛着兩三塊金色輝煌的匾額。駝叟王鐵肩停了腳步
 ，定睛看了看匾額上的字跡，方知此處正是那惡霸的莊院。駝叟王鐵肩正向門內看望門
 ，裏面一陣腳步聲響，看走出一個濃眉惡目的人來。這人體質很是魁梧，一張面皮就像
 黑鍋底也似。這出來的人即是那牛頭精牛大有。原來這時那猴頭毛四早抄走捷徑跑回，

把無意中聽來的話，報告他了。駝叟王鐵肩却那裏曉得。當時駝叟一看出來這人形像，即料定是那惡霸。就看牛大有走出，恰赶上駝叟王鐵肩站在那兒朝裏面探望，便一雙惡目向駝叟王鐵肩掃了去。駝叟故意作出很疲乏的樣子，向了牛大有一拱拳道：「我爺兒兩個路行此處，走得勞累非常，尊駕行些方便，容我爺兒兩權且在貴府門外這兩塊上馬石上，歇息一會兒，再行赶路。」牛大有兩眼向上轉了兩轉，扯着笑臉道：「你等既是經路來此處，到我牛家門首，快請舍間待茶吧。那能叫過客坐在門外石上的道理？」說罷，閃身讓駝叟王鐵肩走進，駝叟王鐵肩提步走人，肚內反側怙愾起來。暗忖這牛大有像貌雖兇惡，說話却很和藹，看來並不似惡霸模樣，難道那陸道才的話有些不實嗎？可是看那陸道才言之鑿鑿，決不能扯謊。心下這樣思索着，已來在牛大有院內一個傍院裏面。

猛的看着牛頭精回轉身來，面色一放，一聲喊喝，早撞出幾個莊漢，把這傍院門兒鍵上。駝叟王鐵肩一看，方曉他已闖破自家形跡。就見牛大有望了駝叟王鐵肩一陣狂笑道：「你等是小柳場那陸老狗煩請來的吧？我已早曉得了，這可是你等自向虎口裏來送，休要怨我狠毒。」駝叟王鐵肩看他既然識破來意，駝叟那裏把這牛頭放在心下。這時王鐵

肩早把身上藏的兵刃亮將出來。那牛頭未待王鐵肩進前，抬起右手，一插下嘴唇，就聽十分清脆一聲胡哨，看猛然從那傍一個門兒，竄出足有百十條肥壯大狗。當時狺狺的聲浪，充滿耳鼓，這百十條肥壯大狗，一窩蜂也似跑出來，看駝叟王鐵肩兩個生人，張牙豎尾齊撲了上來，望着很是凶威猛惡。若換兩個平常的人，體力就是再健壯些，也要被這百十條肥壯大狗，撲咬的倒在地平。當時駝叟微微一笑，刀拳齊下，王鐵肩手中刀左右前後亂閃，沒有多時，這百十條肥壯大狗，已被他師徒兩個了却多一半。其餘那些條，一夾尾巴跑了去了。牛大有一傍看了，氣的哇呀怪叫，忙從一個莊漢手中，接過他使的那對斧子交起手來。

這牛頭精果然驍勇，他手中這對斧子，使的風聲亂吼。駝叟看他武功倒很了得，心中稱奇。這牛大有本領雖不弱，可是他三四房姬妾，平素把身子淘勞的早虧累不堪。他和駝叟交手，沒有二十餘個照面，嘴麼便忽作起喘來，手中那斧子也漸漸鬆懈，眼看着就要有些不支了。牛大有眼望着就要走下風，便虛幌了一斧，跳出了圈外，把那對斧子齊放到一隻手內，騰出了右手，忙從懷裏，取出他的暗器毒藥喂的梅花針，向了駝叟師徒兩個，亂施了來。駝叟看了，把手中刀舞的成了一團白氣，遮住了身軀。牛大有施來

的梅花針，被駝叟這口刀，紛紛給打落地下，那裏傷着了駝叟一些油皮。王鐵肩手中那口刀，也是左遮右攔，弄的王鐵肩手忙腳亂，猛覺左腿一陣麻疼，已中了一根梅花針，腿一軟，咕咚栽倒地上。那傍立的那些莊漢一看，各舉刀槍，齊向王鐵肩圍攔了上來，駝叟見王鐵肩已中了牛大有梅花針，恐被那些莊漢所傷，便忙把手中刀反轉到背後，施了個鷹爪攪食的招式，縱到牛大有身近，一手把牛大有平空抓起。一聲斷喝，朝向圍攔王鐵肩那些名莊漢掄了去。牛大有手中那對斧早撒了手，嗆啷啷啷扔到就地。那些名莊漢見駝叟單手把他們主人抓起，奔向他們等人輪來，一個個嚇的瞠目咋舌倒退出好遠。駝叟抓起牛大有，就和舞器刃也似，那牛大有但覺頭腦發昏，嘴裏發豬般喊叫起來，不像先那兇狠模樣的了。

駝叟見莊漢們退去，低首一看王鐵肩，看他面色如紙，牙關緊閉，倒在那裏，已昏迷了過去，方知這牛大有施的是毒藥梅花針。駝叟大吃一驚，曉得受了這毒藥梅花針，若無解藥，一時便會喪命。忙下狠勁，把牛大有向地上一擲，咕咚一聲，把那牛大有跌了個發昏。駝叟喝道：「你這惡霸快拿出解藥來，若不然休要想活命。」說着，刀光在他面門上，閃了兩閃。牛大有那張黑臉，向腔子裏一縮，連連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手下留

情，有解藥的，有解藥的，待我取來。」說到這裏，咬牙忍痛爬起，就要走去取解藥，駝叟那能放他走去，一把手扯住了他，牛大有嚇的早矮了半截。駝叟命他叫那些莊漢們去取，牛大有忙吩咐個莊漢取來。這時莊漢們全都遠遠站在那裏，呆呆望着，那敢進前一步。一聽說叫去取解藥，那敢怠慢，那個莊漢扔下手中器刀，回身開了這傍院的門，飛跑去。一時那莊漢把解藥取來，那莊漢忙又取了一碗白水，把藥化開，蹲在王鐵肩身旁，解開王鐵肩腿下繫的帶子，拔去那根毒藥梅花針，創口已成黑紫色。那莊漢忙給他塗上一些解藥，還餘下的有大半碗，便撬開王鐵肩的牙關，一古腦兒，給他灌下肚去。就看王鐵肩創口將塗了解藥，立時順了創口，流了約有大半茶杯紫色血水。隨着肚內辮辮一陣響叫，王鐵肩啊呀了一聲，一張嘴，哇的又吐出一口綠水，已甦醒過來。一睜眼看，自家的刀扔在一傍，那牛大有筆直般立在駝叟面前，王鐵肩方才受了他的毒藥梅花針，這時醒轉，怎肯把他饒過，一翻身站起，拾起刀來，向牛大有直撲了去。却把一傍那個莊漢嚇的顏色改變。駝叟忙止住鐵肩，那牛大有不住的向了駝叟乞饒。駝叟且不去理他，看王鐵肩中的那毒藥梅花針解救過來，已然無妨，便抬首向這傍院四下裏望過去。忽瞥見那旁放了一塊桌面大小的磐石，駝叟手中刀收了鞘內，忙跑去把那塊磐石拏起

原
书
缺
页

原 书 缺 页